

唯物主义讲稿集

第二集



貴州人民出版社

B02

34

2



五七讲话

2626/15

內容提要

這一集收集了關於科學的思想方法問題、關於質量互變問題、關於矛盾統一律問題、關於可能性與現實的問題等四篇講稿。這四篇講稿分別地講解了觀點和思想方法的關係，辯証法的主要特徵，也涉及到了辯証法的范畴問題。這些講稿都是結合着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實際，進行分析講解的。

目 錄

- 从“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學習
应用科学的思想方法.....陳大羽 (1)
- 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學習
量和質互相轉變的規律.....陳大羽 (9)
- 从“关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學習
唯物辯証法的矛盾統一律... 朱煜如 (19)
- 唯物辯証法关于可能性与現實的原理对實
踐的意义.....朱煜如 (32)

从“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 學習应用科学的思想方法

陳大羽

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和党中央七屆六中全會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兩個文件不但指導當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綱領，而且對於我們社會主義革命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為什麼我們黨的這兩個文件對於我們的各項工作具有如此普遍的重要意義呢？

大家知道，我們黨的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總是善于應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普遍真理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實際問題的。這次對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解決，又是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來解決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個重大實際問題的典型范例。我們知道，在這兩個文件中都批判了右傾錯誤，而且特別着重地指出了這種錯誤的思想方法的根源。當然，掌握思想方法問題，就是說學會一種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對於每個黨員和干部來說都是非常必要的。因為不論做什麼工作，都需要有一種正

確認識問題的方法，才能把工作做好。毛澤東同志教導我們：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而這門科學的理論基礎就是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從這裡我們可以体会到，儘管我們的業務有多少種類，但是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却只有一種。因此，如果從學習哲學的角度上來學習這兩個文件，那末不僅有可能使我們對於黨的方針政策的精神實質獲得更为深刻的体会，而且有可能使我們從文件中學習到觀察一切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

這個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是從哪裡來的呢？

這個唯一正確的思想方法，我們可以說，是從唯一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來的。因為只有唯物主義才能教給我們一種正確認識問題的方法，只有唯物主義才能教導我們認識客觀真理，使我們的認識能夠達到主客觀一致。所以，我們常常說，世界觀和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思想方法。沒有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就不会有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所以，我們要學習應用辯証唯物主義的思想方法，就非懂得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不可。我們懂得了辯証唯物主義這個唯一科學的世界觀，並用這種世界觀指導我們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時這個唯一科學的世界觀就變成了我們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唯一科學的思想方法。我們用這樣的思想方法去認識分析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這就有可能使我們自己的認識和意見符合於客觀存在着的實際情況，也就是說，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們自己的主觀認識和客觀現實達到一致。

那末，什么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觀呢？

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唯物主义的世界觀不过是对自然界本來面目的了解，而并不附加以任何外來的成分。这就是說，世界是怎麽样的，我們就老老实实地按照它的本來面目去認識它，不能附加上任何主觀的看法。毛澤東同志在他以前的著作中，曾經不断地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反復地闡述过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他指示我們在研究任何問題的时候，都要努力做到“客觀地看問題”。在“中國農村的社会主义高潮”這本書的序言中，他又一次地告誡我們說：“人們的思想必須適應已經變化了的情况。”毛澤東同志所反復教導的，正是这个唯物主义世界觀的問題，正是叫我們要按照事物的“本來面目”去認識事物。

那末“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件所指示我們的關於農業合作化运动的“本來面目”又是什么呢？这就是“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羣眾运动的高潮就要到來。”这就是農業合作化运动的客觀規律，这就是这个重大的客觀实际的“本來面目”。这个偉大的預見，已經為全國各地無比丰富的實際經驗完全証實了。可是我們許多同志在此以前沒有弄清這個事情的“本來面目”，沒有認識到运动發展的客觀規律，反而在事實上附加了許多“外來的成分”，帶上了若干主觀的看法。認為合作社發展得快了，超过了羣眾的覺悟水平，超过了实际可能，甚至認為威脅到工農聯盟的鞏固，等等。这种看法就是与客觀現實不符的“外來的成分”和主觀的看法。許多同志按照他們这些主觀的看法去進行工作，就在

实际上不自觉地违背了唯物主义的原理，而陷入了主观主义的迷途之中。我们知道，唯物主义的原理，首先是要对思维和存在，意识和物质这个哲学上最根本的问题给予唯物主义的回答。唯物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物质是第一性的现象，因为它是感觉、观念或意识的来源；而意识是第二性的现象，从生的现象，因为它是物质的反映，存在的反映；物质、自然界或存在，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我们许多同志在农桑合作化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是没有按照上述唯物主义的原理来对待周围的客观现实（虽然不是自觉地），而是主观地把“广大农民的合作化运动”这个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现实，当作了第二性的东西，而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当作了第一性的东西。很显然，这就违背了前面所说的“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个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了。

我们许多同志为什么在“广大群众的合作化运动”这样一个重大的客观存在面前表现了严重的盲目性呢？

第一，毛泽东同志指出：他们只“看见了较小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的贫农和非富裕农民”。因而认为农桑合作化运动已经“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毛泽东同志分析说：“广大农民的生活，虽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比较以前有所改善，或者大为改善，但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仍然有困难，许多人仍然不富裕，富裕的农民只占比较的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積極性。……全国大多数农民，为了擺脱贫困，改善生活，为

了抵禦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目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這是實際存在的情況。而我們的有些同志卻忽略了這種情況。”

我們許多同志為什麼對於“大多數農民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估計不足呢？這裡的問題就在於我們還沒有樹立起牢固的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因而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觀察這個問題。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原理告訴我們：“並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恰巧相反，正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克思）這就是說，人們在生產中所占的地位和經濟情況不同，便會產生不同的要求，願望和動向。我們許多同志之所以只“看見了較小量的富裕農民，忘記了最大量的貧農和非富裕農民”，就是因為我們對農民中間不同階層的經濟情況沒有進行具體分析，因而在思想上沒有能夠如實地反映出占農村人口百分之60——百分之70的廣大貧農和下中農的要求，這就脫離了革命發展的真實情況，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使得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際情況相分離，陷入了主觀主義的錯誤。顯而易見，我們把小量的東西當作了大量的東西，就是把部分當作了整體，把樹木當作了森林，這就是主觀性、片面性。還有一點，我們的思想也是和客觀情況不相符合的。我們的經濟地位雖然低下，但是覺悟不高的少數農民對社會主義所持的暫時觀望的態度，錯誤地看成是大多數農民對社會主義所持的態度，而且，我們沒有看出貧農和非富裕農民中

間一些人的暫時觀望和富裕農民的動搖不同，因而為一時的現象所迷惑。更重要的是，我們沒有看見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的“這種感覺”，“已經在廣大的貧農和非富裕的農民中間迅速地發展起來”。顯而易見，把表面現象當作了事物的本質，把一時起作用的東西當作了經常起作用的東西，而且認為這些東西又是不會發展變化的，“羣眾的覺悟水平”是不會提高的，這就是認為世界這東西是不變的，是永遠如此的，人在客觀現實面前是無能為力的。這樣的觀點，當然不能如實地反映出“實際存在的情況”。我們是辯証唯物主義者，我們的世界觀不僅認為世界是物質的，而且認為物質是不斷地運動着、發展着、變化着的。只有這樣的世界觀，才能完全正確地反映出客觀世界的真实情況。

第二，毛澤東同志指出：“這些同志還對於共產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廣大農民對於共產黨的熱忱擁護這樣一種情況，估計不足。”“他們悲觀地描寫黨在領導農業合作化工作中的現時狀況，認為‘超過了干部的經驗水平’。”

我們許多同志為什麼對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估計不足呢？這裡的問題仍然在於我們沒有樹立起牢固的辯証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因而也就不能用這個唯一正確的世界觀來觀察實踐和經驗這兩者之間的辯証關係。干部的經驗不足，這是事實，也是一個困難，但是這個困難怎樣才能解決呢？毛澤東同志說得好：“不錯，社會主義革命是一場新的革命。過去我們只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經驗，沒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經驗。但是怎樣去取得這種經驗呢？是用坐着不動的方法去

取得呢，还是用走進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學習的方法去取得呢？”“我們不去領導農民在每鄉每村都辦起一个至几个農業生產合作社來，試問，干部的經驗水平，从何处得來，又从何处提高呢？”这种認為農業合作化运动的發展“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的所謂理論，顯然是錯誤的。按照这种理論的說法，干部沒有經驗就不能發展農業合作化运动，換句話說，人們若沒有經驗就不能去參加實踐。但是，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原理告訴我們，認識或經驗的來源是實踐，人們若不參加實踐就不可能獲得經驗或認識。我們黨領導革命的經驗首先必須是从羣眾的革命實踐中來，而后才能以这种經驗去指導革命羣眾。我們許多同志不懂得認識對於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不懂得實踐是認識或經驗的基礎，因而就在实际上把經驗當作了第一性的東西，而把經驗的來源——實踐當作了第二性的東西。这不是把認識和實踐的關係問題完全弄顛倒了嗎？關於在實踐中學習，在實際工作中培养干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还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就早已給我們導良薦了的，可惜的是，这种思想還沒有引起我們应有的注意。他在那篇文章中說道：“革命戰爭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干，而是干起來再學習，干就是學習。从‘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滅的，干革命，干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

許多同志之所以在農業合作化运动这个重大的關節問題上表現出嚴重的盲目性，固然有思想方法上的根源，就是

說，看問題的方法不对，因而沒有看到問題的本質和主流；另一方面，还有階級立場上的根源，就是說，看問題离开了工人階級的立場，因而对于問題不能有正确的觀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世界觀是“一个偉大的認識工具”（列寧），但是这个工具只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的人才能掌握它。沒有工人階級的思想意識，就不可能掌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思想方法。那种所謂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超过了羣眾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經驗水平”的錯誤思想，正是既不相信羣眾，也不相信党的領導的結果，而这很顯然地正是离开了一切革命工作者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所必須坚持的羣眾觀點和工人階級的立場。讓我們認真地联系实际地來學習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兩個文件吧。在學習過程中，我們越是用文件的精神來对照自己的思想意識和思想方法，我們就越是能够从其中進一步体会到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觀察問題和解決問題所应用的科学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注：引文凡未注明出處的，均見毛澤東同志“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 学习量和質互相轉變的規律

陳 大 羽

唯物主义辯証法告訴我們：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是發展变化的，而且事物的發展变化是有着一定的規律的。在事物發展的基本規律中，有一个規律叫作量和質互相轉變的規律。这是一个貫穿于一切自然現象和社会現象的普遍規律。这个規律所要回答的問題是：事物的發展過程是怎样實現的，事物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轉变過程是采取什么样的路綫進行的。我們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在思考問題解決問題的時候，考慮到客觀事物的發展变化有这样一个基本規律，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会使我們的工作少出偏差，不走弯路。我們做工作的時候，往往不免發生落后保守或者是急躁冒進的偏向，這個問題，究其原因誠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从思想方法方面來考察的話，这里却存在着最重要的帶有根本意義的原因。我們应当注意這樣的問題：人們在动手改造事物的時候，首先必須正確認識时刻变化着的實際情況，但是僅只这样还是不够的。因为事物的互相轉變并不是偶然地發生的，而是有其本身所固有的規律性。所以人們必

須遵循着事物的發展規律來進行工作，否則就会造成事情的混乱。从这里应当引起警惕的是：在進行工作的过程中，既不能采取放任自流、听任事物自生自滅的态度，也不能采取操之过急、甚至“拔苗助长”的办法。如果采取这样的办法，都将会把好事办坏，不能达到人們預期的目的。

現在我們講，事物發展变化的过程是怎样实现的呢？

唯物主义辯証法認為，發展不是象形而上学者所想的那样僅僅是數量的增加或減少，也不是象他們所想的那样僅僅是舊事物老一套地繞圈子的过程。辯証法認為，發展是由量变進到質变，由許多不明顯的逐漸的变化進到飛躍式的根本变化的过程。

那末，由量变轉化为質变的这个規律告訴我們些什么呢？

在弄清這個規律的內容之前，首先要弄清什么是量、什么是質。馬克思主義認為，一切事物都包含有量和質兩個方面，有量和質的規定性。什么是質的規定性？質就是把某个事物同其他事物區別開來的屬性、特征的总和，也可以說是該事物的主要特征。比方說：初級農業合作社这个質的規定性是什么呢？它包括着土地入股、統一經營、集体劳动、互助合作，以劳力为主兼顧土地的分配原則，但就其所有制而言，則是劳动羣众的部分集体所有制，如此等等特征或屬性；而其主要特征或本質屬性則是半社会主义的性質。这种半社会主义的性質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質的高級社有質的區別，同时也和僅僅集体劳动、实行互助但并不改变个体劳动

者所有制的農業生產互助組有質的區別。這就是說，質的規定性表示事物的特殊性。什麼是量的規定性呢？量就是各事物大小、多少、長短、快慢等等表示數目的東西。質和量在內容上是有區別的，但在實質上又是互相聯繫着的。沒有一個東西只有質沒有量；也沒有一個東西只有量沒有質。質和量是表現事物的不同的兩個方面，它們並不是一樣的，然而它們又是不可分割的。比方說，毛澤東同志在“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談到，當時河北省有個三戶貧農的合作社，這三戶貧農所表示的方向就是全國五億農民的方向。這個方向問題表明了質的規定性，但是又和量的規定性不能分割。因為這個合作社雖小，但总有三戶。一戶不成其為合作社，兩戶可以說是合作了，但也還不能成其為合作社。所以，就以這個三戶的合作社而言，它也是既有質也有量的。

弄清了質和量這兩個概念之後，我們再來探討量和質互相轉變這個規律的內容。這個規律表明：質變總是由量變引起的。就是說，質的根本變化並不是偶然地發生的，而是經過量的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地發生的。人們從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了解到，水的溫度增加一定程度就會引起沸騰變成蒸氣，如果是溫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水就會結冰變成固體。可見，物質三態的相互轉化是由一定數量的溫度所引起的。再如，十個勞動力各自從事個體勞動，其勞動生產率的總和同十個勞動力在一起從事集體勞動的結果是根本不相同的。我們親眼看到，互助組和單干戶的勞動生產率不相同，互助組僅僅由於實行集體勞動就可以大大提高生產量。馬克思曾經

講過這個問題，大意是說：許多人的協作，許多個別的力量融合為一個總的力量，就會造成新的更高的力量。這力量是和組成它的個別的力量的總和根本不同的。

其次，這個規律告訴我們：事物的發展，必須通過根本的質變，才能進入新的更高的階段，才能由舊質過渡到新質；量的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沒有質變，事物便不能前進。前面已經說過，事物的發展不是永遠地僅是數量的增加或減少，也不是只能按常規一點一滴地“改良”，而是在量的積累到了一定程度的時候，新的東西就會迅速取得優勢，戰勝舊的東西，使事物的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這就是質變的過程。但是社會現象的變化和自然現象的變化不同，社會上新生的東西往往會遭到落後保守力量的挫折，往往會遇到人的障礙阻撓它的前進。所以，我們對待社會事物就必須特別注意經常保持革命的態度，反對一點一滴地進行“改良”的態度，等到社會上的新東西在量的發展方面達到一定程度時就要幫助它發生質變，堅決否定舊的東西，促使新的東西生長壯大起來，引導新東西前進。我們知道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曾經有過“爬行”思想，這種錯誤的思想強調農業合作化運動只能永遠採取非常緩慢的速度，只能“慢慢來”，而不能在羣眾運動的高潮中發生迅速的變革。他們說：“合作社辦多了，不好鞏固。”他們主張只能“零打碎敲地做”，也就是說只能一點一滴地在那裡“改良”。他們不承認農業合作化這個事物還會有什麼飛躍式的發展，還會有什麼高潮。他們的這種觀點正是否認農業合作化這個事物可以採取根本

变革的步驟。

現在我們看得很清楚了，全國性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已經洶湧澎湃地到來，無數的事實給了“慢慢來”的爬行思想以嚴重的教訓，使人們的思想逐漸地清醒起來了。但是，農業合作化高潮的到來是不是偶然地或者是突然地發生的呢？這個高潮的到來是不是在沒有任何量的積累的情況下出現的呢？這個問題在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文件中已經講得很清楚。在那裏面談到，我國互助合作運動已經有了相當的歷史，各個地方廣泛發展的互助運動已經為組織合作社創造了物質條件，而當時全國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十萬個合作社在事實上已經證明了大多數增加了產量，這些都鼓舞着大量農民趨向農業合作化。這就充分說明了，農業合作化高潮到來之前，我們已經做了許多準備工作，已經有了很多量的積累工作。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同志當時才說：“農村中不久就將出現一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這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再說，合作社辦多了，是不是不好鞏固呢？就是說合作社的發展工作對於合作社的鞏固工作是不是沒有任何促進作用呢？無數的事實證明：合作社多了，就會更加引起全黨對合作社的重視，而合作社的本身也就因而有了比較，可以互相交流經驗，可以促進落後的向先進的看齊，干部的才干也會因此而容易提高。由此可見，那種把合作社的鞏固工作同合作社的發展工作分裂開來，認為合作社的數量越少就好鞏固的想法，是錯誤的。由此我們可以得出證明，數量的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質量的變化，質量的提高是不能拋開

數量的。

這樣說來，合作社的發展是否就是越多越好呢？或者是在發展過程中也不需要什麼間歇或停頓呢？事情當然并不如此。恩格斯曾經講過：真理超過一分就會變成謬謬。這話講得是很深刻的。事實上合作社的發展工作是有限度的，党中央和毛澤東同志三番五次地說明，要分期分批地發展，而且要定出關於合作化分期實行的規劃，以便於加強領導。至於發展和停頓的關係問題，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報告中說道：“在發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後，必須有一個停止發展進行整頓的時間，然后再去發展一批合作社。那種不許有停頓、不許有間歇的思想是錯誤的。”發展之後所以需要有个停頓，就是要使人們贏得時間去進行整社工作，用整社的辦法來鞏固合作社的質量。這裡的時間問題「整社工作都應看作是量的積累和轉化過程。大批的互助組上升為合作社，是由量到質的轉變，而合作社這個新質要求得穩定，又必須再去進行新的量的積累工作，所以要進行整社，一年還要整兩三次。可以說整社工作就是為新質進行量變。通過這些新的量變過程，不僅可以鞏固初級社，而且又可以為過渡到高級社準備條件，所以鞏固初級社的过程對於過渡到高級社來說又是一個量變的過程。

我們再說，合作社的發展不是一個單純數量的問題，而且是一個質量問題，這是合作社這個事物本身的兩個方面。這個事物是量的規定性和質的規定性的有機的統一。毛澤東同志在他的報告中說：“必須強調注重合作社的質量，反對不